

● 张晓林

现代图书情报机构发展模式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evelopment models for library institutions: Taking reference work as the forward position and centre; becoming a window and an interface for the users to survey and link the whol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library being exactly the network; raising to the level of a control system of group interflow of informations.

SUBJECT TERM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ions — Development models Information networks; Libraries — Approaches

CLASS NUMBER G250

1 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的范围

图书情报机构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体现在它们的能力和服务上的相对萎缩,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们尚未有效适应和参与现代信息环境。对此,许多人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1~8],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未对上述挑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理论和实践困境的症结在于我们仍是以图书馆为中心来进行探索和发展,其实,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对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认识,即重新考虑整个学科领域的范式,通过范式变迁来促进图书情报工作的变革和发展。

2 对情报的认识及其变迁

传统的情报范式认为,“情报就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知识对象的知识”。这个定义的基本特征是:情报是一种可以独立于用户主观认识和独立于具体应用环境的客观存在,情报内容可以客观唯一和明确地加以确定和描述;情报是静态的,其内容不受时间和

使用的影响;而且,由于存储、传递、转换必须通过一定载体来实现,情报实际上是物化的,例如,“文献是情报的具体表现”。因此,情报是客观的、静态的和物化了的。

但是,近几十年来的深入研究一再表明,关于情报是客观的静态的和物化了的认识并不能解释许多情报现象,即存在着许多“异常”。例如:(1)文献标引不一致现象(文献内容测不准原理),表明不同的标引者(或同一人在不同时间,下同)对同一文献的内容会作出不同的描述,即认为其包含了不同的情报。(2)文献相关性测不准原理,按照同一检索式检索的同一文献,由不同专家来判断其相关度,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即对文献内容、检索式内容及两者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3)组织模式测不准原理,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甚至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世界模式;并按此将该学科和其他领域的知识组织进行不同的知识分类体系;而且,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或同一人在同一时间面对不同问题时,也会构造出不同的“世界模式”,使同一

文献在不同体系中将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作用和其他知识的关系。如果情报是客观的静态的,这些现象就难以解释。

面临着这些和其他“异常”,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情报的性质,从而出现一种新的情报范式^[9~11]。它认为:情报是使用者与文献(或数据,下同)的交互作用,是使用者根据特定时间、目的、问题环境和自身知识对文献或数据的主观认识和描述;情报产生于使用者和文献的交互作用中,任何物化形式都只是特定使用者在特定环境下根据特定目的对情报的暂时的主观描述。情报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化的。独立于用户需要与利用的情报是不存在的。同理,独立于用户情报获取和利用过程的情报工作也是不存在的。在用户行为基础上来认识情报,将情报与用户的情报活动过程联系起来,不仅能解释有关“异常”,而且提供了重新认识图书情报工作的新角度。

3 对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系统的认识及其变迁

在传统情报范式下情报被文献化,图书情报工作自然集中到文献上,例如“图书情报工作就是对情报的收集、组织和加工传递”,“图书情报系统就是对情报进行收集、组织和加工传递的系统”,文献成为图书情报工作的立足点和界定范围,文献收集组织传递成为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内容,并被局限在具体机构场所里,图书情报工作被文献化机构化。

这种传统范式在多方面限制了我们的工作和研究。

从物化的角度开展图书情报工作,把工作内容和性质局限在文献处理和检索传递上,既使服务单调机械肤浅,又妨碍用户需要的满足,还限制了资源和人员的充分利用。

从物化系统的角度来组织图书情报工作,把服务内容和活动局限在具体机构的资源和场所范围,难以利用、融合和开发其他信息交流、信息资源、信息系统,一方面由于资

源和场所不足限制了自身服务,另一方面离开这个“馆”又难有用武之地甚至立足之地。

从物化工作和物化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和割裂整个信息环境,把文献和文献处理传递当成信息服务乃至信息交流的全部或主要内容。这时,我们将用户信息需要、用户信息交流活动、用户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全过程、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对各种信息源与信息系统的分析选择,都局限在用户到图书馆查阅文献这个瞬间。

当然,图书馆长期存在参考咨询、情报检索、情报研究等服务活动,但在我国它们基本停留在很小规模和较低水平上。绝大多数图书情报机构面向绝大多数用户的主要服务仍是馆藏文献的物理查检和传递。这个态势至今没有改变。

当人们重新认识情报后,自然就提出对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系统再认识的任务。如果情报是主观的、动态的和过程化的,是用户与文献的交互作用,那么图书情报工作的立足点就应是这个交互作用,就不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对文献的收集加工和检索传递,而是促进、支持、协调这个交互作用。由于这个交互作用是发生在用户交流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并受用户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制约,情报工作就将是用户为中心、围绕用户情报需要和情报交流活动、以用户心理和行为方式为操作逻辑、以用户情报交流和利用过程为操作范围、以帮助用户有效地进行情报交流和利用为目的的若干工作之集合。其具体内容应包括调查分析用户需求,帮助用户激发情报需求、分析选择和组织情报交流形式、分析选择情报源和检索获取途径、检索获取和分析组织获得的文献数据等。此时,收集组织传递文献或其他信息载体的任务和场所仍然存在,但仅处于辅助性技术手段的地位。这时,图书情报工作的范围和形式将由交互作用的范围和形式来界定,不局限于任何形式、载体、机构,成为一种在多种场所、利用

多种信息源和工具、以多种形式进行的社会化活动。

4 对情报体系的认识及其变迁

在传统范式下情报和情报工作被物化和机构化,使我们对整个情报体系的认识和组织变成围绕文献和文献机构、以文献组织处理过程为基础和范围,并受传统文献线性结构影响,形成以文献和图书馆为中心的“正式”情报体系。

传统印刷文献是一个线性模式,按固定思路划分成由若干明确界定、独立、静态部分组成的线性章节体系。这种线性模式构成知识分类、馆藏组织、乃至情报体系的逻辑基础。知识和藏书被分成明确界定、独立、静态的类别体系,整个情报资源和情报体系也划分成一系列明确界定、独立和静态的部分,某一机构收集某一范围的文献向某一范围用户提供某一形式和程度的服务,整个体系和各个机构在主观态势和客观效果上均是被动的静止的,不具备根据用户需要与能力灵活提供服务 and 动态调整自身资源与结构的机制。从用户角度看,它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僵硬痛苦和低效率的体系。

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不但往往被当作我们生存发展的唯一基础,而且被当成是用户必须依附和不可或缺的中心。我们往往认为,用户情报需要和情报活动是围绕着文献和图书馆的,用户应学习和服从图书馆的行为方式,用户有责任支持、热爱、使用图书馆,而能有效获取和利用情报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与痛苦。这时,我们有的是图书馆意识,但没有用户意识,因此缺少真正的情报意识。这种思维和做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图书馆陷阱(Library Prison),束缚了用户,也限制了自己。

然而,用户的情报体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开放的动态的。情报需求在本质上是模糊的变化的,用户情报检索实际上是一个摸索

过程^[12~13]。在这个摸索过程中,用户根据具体的需要和问题环境动态地构造以自己为中心的情报体系。用户处于多个系统的交叉中心,他动态选择和联结特定系统,并通过与被选系统的交互作用来获取和利用情报,而这些系统之集合构成了用户的情报体系。这个体系并不是围绕着文献或机构,而是围绕着需要和交流过程来组成的,交流活动是核心和主要成分,文献和机构都是辅助的。这个体系还是动态的,用户只是在某个系统能满足需要且能方便联结和使用时才会将其纳入自己的情报体系,任何工具或机构都不会自然或永恒地成为它的一部分。用户对这些系统的利用遵循最小努力原则,按照方便性和实用性来选择和利用,方便联结和有效交互作用是使用系统的重要标准,甚至比它拥有的资源更重要。任何情报系统只有在能方便地联结和融合进用户体系、能适应用户心理与行为方式时,才对用户有用,也才能生存。对一个情报系统来说重要的是提供有力机制来分析用户需要,根据需要来组织、选择、联结有关的信息源和服务,而且通过灵活改造自身而将自己动态联结到不同用户的不同情报体系中。

5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变迁的启示^[14]

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与手工系统截然不同的技术基础,推动着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迅速发展,并由此推动信息服务和信息系统的演变,这一过程经历了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为操作自动化阶段,对文献处理过程进行自动控制和管理,如流通管理系统。它们的目标是提高过程效率和加强管理,系统仍建立在原有运行过程和组织结构内。

第二阶段为以大规模联机公共目录为基础和核心的集成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其主要任务是对文献自动组织和检索,系统目标是文献信息的有效组织和检索。它的组织和运行开始打破图书馆原有运行过程和组织结

构。

第三阶段为形成网络化的综合信息传递系统,以信息和信息系统的网络联结为结构和服务基础,向用户提供多个信息源和多种信息的检索与传递服务。单个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开始演变成用户与整个信息环境的界面,通过它与各类信息源和信息系统相联。

第四阶段是彻底改造传统的线性印刷文献和线性检索模式,全面支持用户从信息需求分析到信息消化利用的整个过程,形成集成化智能化用户信息系统。这时的系统任务将包括帮助用户分析信息需求、分析选择信息源、灵活自然地检索信息、分析组织和利用信息。系统处理对象不仅是信息,更重要的是用户行为过程;系统结构将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动态网络,单个图书馆失去“系统”的意义,仅在它被用户联结利用的时刻发挥作用。

6 信息管理模式变迁的启示^[15]

任何图书情报机构都处于一定社会群体(企业或学校等)中,作为它的信息系统之一而发挥作用,但这个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受制于该群体对信息交流的整体管理模式。

第一类模式是没有管理的信息管理模式。信息交流只是文献资料在个体间的传递,群体没有专门和公共的信息机构,即使存在某类信息机构也往往是从属于和封闭于某一具体业务部门,群体不管理也不重视信息交流和信息工作。

第二类模式为信息机构管理模式。群体将设立专门的公共的信息机构,负责收集和传递文献。群体信息管理被简化为对信息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对文献传递的过程管理,信息交流的意义和范围被局限于信息机构的任务和资源之内,只具备辅助的物化的意义。

第三类模式为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管理模式。信息涵盖各种数据和文献,成为群体的重要资源,群体必须直接对有关技术、手段、

过程、信息资源和部门进行协调管理,以求信息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充分利用。群体开始在各类信息服务和技术机构基础上构造综合性信息系统,但信息交流与服务仍被局限在数据和文献的收集存储与传递上,信息管理实质上仍是资源和机构管理。

现代信息管理模式将是信息交流管理。信息被认为是需求者与一定数据、消息或文献的交互作用,信息交流是整体的基本需要和行为,信息管理是对这个基本行为进行组织和协调。信息管理的内容包括影响信息交流的各种因素,例如信息意识、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交流原则和政策、信息交流形式和组织管理体系。管理目标是充分激活信息需要和信息交流积极性,开发组织和利用各种信息交流方法,协调和联结各种信息源和信息系统,创造一个不断促进和充分保障信息交流的环境。

目前许多社会群体仍停留在前两类模式上,图书馆也就自然地处于该模式限定的地位上。当群体进入第三或第四类模式后,信息工作的主要任务将从文献收集加工传递扩展到或转移到调节信息交流环境和帮助用户进行信息交流。这时,图书情报机构可能协助群体决策层制定信息政策,开发组织和协调各种信息交流活动,成为信息管理的主导力量;或者让其他部门来承担上述任务,退居到收藏传递某类文献的地位,成为简单的仓储系统。

7 现代图书情报机构的发展模式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需要回答: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用户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是图书馆?

对第一个问题,可以认为:a. 用户需要的不是一个图书馆,而是一种服务。b. 用户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资源,而是一种帮助他顺利地获取、分析和利用信息的机制。c. 用户需要

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种能有效地将他与所需信息联结起来的网络。

对第二个问题,可以认为:a. 图书馆从本质上讲不是一种机构,而是一类活动和服务体系,其具体形式对用户和图书馆并不具备实质意义。b. 图书馆是一种生命形式,其具体形态取决于特定时代和条件,并随之变化而变化,变化就是发展。长期以来图书情报机构的发展是以物理增长为主要特征,而在现代信息环境下变化将成为发展的主要特征。c. 面对新的情报范式、情报环境、以用户为中心的情报体系,图书情报工作将不再是以文献和文献处理机构为中心和界限,将转移到从用户角度、在整个用户情报需要和情报活动范围内、在用户情报活动过程中,灵活开发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和协调组织各类情报活动。图书馆的功能和形态将从文献与机构中解放出来,渗透到用户情报活动与用户情报体系中。

根据这个思路,图书情报机构的具体发展模式可能有以下几类。

7.1 分析选择器模式

该模式认为图书馆是个交流工具,其智力内涵和关键任务不是物理地传递文献,而是帮助用户分析选择信息源和获取利用途径、帮助和保障用户方便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及图书情报体系来获取信息。这实际上是一个以现代参考咨询工作为前沿和中心的模式。

在组织结构上,参考咨询将处于第一线,成为面向所有用户的公共的窗口、界面、中枢。参考咨询将针对个体用户和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大量深入集成地利用各类工具书、数据库、检索工具等,提供各类事实、数据、文献、情报分析调研服务。在资源配置上,大量人力将从阅览流通管理中解放出来,从事具有高度知识性智能性交流性的参考咨询工作;同时相当经费和管理精力投入到收集组织和开发信息咨询源及相关工具或

系统。阅览流通仍然存在,但在服务过程和布局上都将处于第二线,成为辅助性的部分(图1)。“图书馆员”在工作实质上 and 用户眼中将成为知识咨询专家(Knowledge Consultants)^[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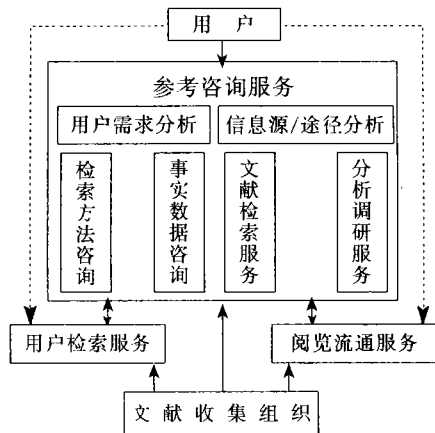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选择器模式

7.2 联结器模式

这时,图书馆成为用户探测和联结整个信息环境的窗口和界面,图书馆就是网络。图书馆的关键和主要任务是将用户与任何有用的信息源方便有效地联结起来,一个透明灵活的网络联结机制是图书馆的核心。

这个模式在分析选择器基础上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扩展:选择范围的扩展,即图书馆将在整个社会信息体系中分析选择和联结用户需要的信息源,虽不能为用户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将为所有问题找到获得答案的途径。资源组织功能的扩展,把建立联结网络和相应的控制利用机制作为基本功能,注意收集和开发关于信息源的信息(例如地区信息资源数据库,专家咨询网,专题或社会化数据库等),同时将馆内外各类信息源及其联结使用手段组织在一个逻辑体系中,供用户方便地分析选择利用(图2)。

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工作实质上 and 用户眼中将不再定位于某个机构或载体中,而成为信息与知识海洋的领航员(Knowledge Navigator)^[1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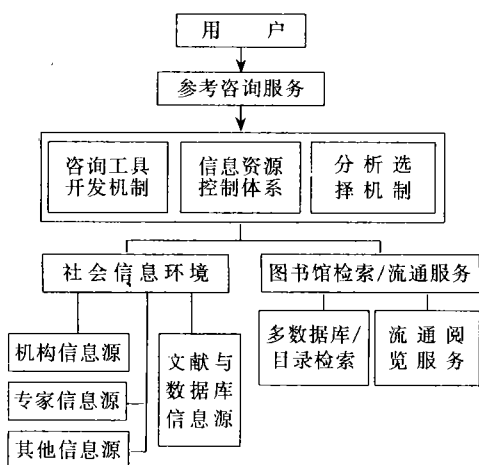


图 2 联结器模式

7.3 组织器模式^[18~21]

在这里,图书馆将不是一个物化概念和机构,而是作为一种组织体系和活动体系,在一定社会群体内,调查分析群体的信息需要,动态开发和组织各种情报交流,帮助用户开发组织和管理利用自己的情报体系,并提供基本的技术与资源支持。它将深入到用户和用户情报过程之中,重点在对用户情报交流活动和用户情报体系的组织与协调。信息资源和机构本身的组织管理仍然存在,但成为工具性手段性的辅助活动。在进入信息交流管理模式的社会群体里,“图书馆”将上升为群体的信息交流管理体系,对整个信息交流环境和活动进行协调管理,并以此融合对各类信息工作和机构的管理(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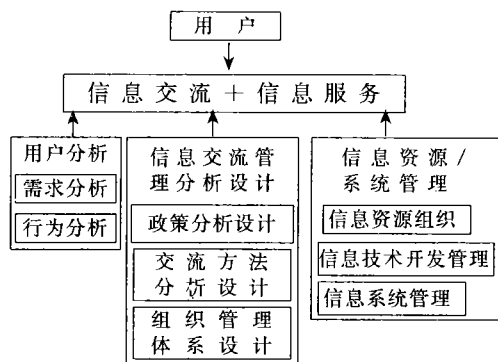


图 3 组织器模式

上述模式意味着传统图书馆形式和功能

的重大转变,然而这是现代信息环境的必然要求和图书馆形态的自然演进,将延续和加强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中心的作用,也将培育图书馆在现代信息环境和信息产业中作为用户信息交流和信息体系中枢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邵翹祥. 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1, 17(2): 15~28
 - 2 邵翹祥. 当代图书馆事业面临的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 18(3): 29~43
 - 3 刘喜申. 机遇和挑战.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9(1): 31~38
 - 4 周志华, 毛洪智. 信息产业与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20(3): 3~11
 - 5 姜继. 图书馆功能相对增减论.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2, 18(1): 7~20
 - 6 周世祚. 适应与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20(2): 38~45
 - 7 姜继, 伍新生. 新信息产业中的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20(1): 5~13
 - 8 谭祥金. 图书馆与市场.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20(1): 26~35
 - 9 Dervin, B. and Nilan, M. 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s.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21: 3~33, 1986
 - 10 Bates, M. The Berry-Picking Search, in Martin Dillon, ed. Interface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Online Systems, p. 55~61. New York: Greenwood, 1991
 - 11 Zhang, Xiaolin. Information Seeking Patterns and Behaviors.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 12 Frants, V. I. and Brush, C. B. The Need for information and Som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s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9(2): 86~91, 1988
 - 13 张林. 用户情报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分析.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63 期, 33~41, 1994
 - 14 张晓林. 文献信息系统自动化的发展趋势. 情报学报, 1993, 12(3): 230~241
 - 15 张晓林. 论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管理模式. 四川大学学报, 1994(2): 102~110
 - 16 Spaulding, F. H. Special Librarian to Knowledge Counselor in the Year 2006. Special Libraries. v. 79(2) 88~91, 1988
- (下转第 68 页)

解决的想法是幼稚的。捧着金碗讨饭的根源在于图书馆没有积极开发本身资源以实现自身价值。显然,以开发成果参与信息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应该是信息时代图书馆的一种价值取向。

5.2 应改变传统体制

图书馆事业既是文化事业又是教育事业、科研事业的一部分,我国缺乏权威的统一的宏观管理。不过本文涉及的是独立馆内部的微观上的体制问题。

图书馆的传统体制是事业型的,实行公益性的无偿服务。图书馆要开发资源,走向市场,参与竞争,显然与传统体制格格不入。

生产物质产品、信息产品或提供服务必须以市场为机制,必须按经济法则操作运转,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尺度。图书馆要开发产品,进入市场必须实行部分产业化或全产业化。部分产业化,即所谓一馆两制、事业产业混合型,这在我国事实上已存在。西方许多馆也是如此。整体产业化恐怕是以前文提到的单一的咨询中心、机检中心、查新中心或电子图书馆等独立部门为主。一般馆则是一馆两制为主,至少是在向信息化图书馆过渡的过程中是这样。据介绍,德国的达姆特信息公司就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图书馆。它建有大量数据库,包括德国700家大型

企业数据库,每年更新四次,取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深受社会欢迎。

图书馆产业要强化投入产出,讲求成本核算,实行独立经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机制。只有真正取得经济效益,才能真正发展。既靠“皇粮”又靠自身开源,两条腿走路,才有可能道路越走越宽广,才能向信息化图书馆顺利过渡。

参考文献

- 1 谢元泰.“大情报”概念浅析.情报学刊,1992,(6):401~407
- 2 王知津.现代图书馆网络类型.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4):29~33
- 3 王崇林.深化图书馆改革 实现观念上的突破.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3,(1):9~11
- 4 于红霞.试论九十年代高校图书馆情报事业的现代化走向.高校图书馆工作,1992,(1):65~68

姚健 笔名达准。1963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现为江苏省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已发文10余篇,出版专著2种。通讯地址:镇江市桥头镇,邮编212413。

薛昌芬 现为江苏省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虞朝路 现为江苏省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流通部主任。通讯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1994-07-28。编发者:刘喜申。)

(上接第62页)

- 17 Bailey, C. W. Integrated Public-Access Computer Systems. *Advances in Library Automation and Networking*, v. 3, 1-33, 1989
- 18 Matheson, N. W. Academic Information in the Academic Health Sciences Center: Roles for the Library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1982
- 19 Perspectives On: Integrated Academ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9(2), 1988
- 20 Woodworth, Anne, et al. The Model Research Library: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v. 15(3) 132-138, 1989
- 21 Rogers, S. J. and Hurt, C. S. How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Should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989/10/18, p. A56

(来稿时间:1994-08-16。编发者:徐苇。)